

我国第一次赴美留学活动若干问题史事考

1872 年至 1881 年的“幼童赴美留学”活动，是我国第一次大批向国外派遣留学生，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，占有较重要的地位。然而迄今，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属浮浅，而且史实多误。这些错误大都以容闳著：《西学东渐记》（民国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本）为滥觞。因此，本文所作的几点考订主要针对容书，间或涉及有代表性的今人著作，然后扼要说明我的考证根据。

一、关于近代留学思想始于何时何人

《西学东渐记》一书说：

“当丁（日昌）升任江苏巡抚，予即谒之于苏州公署，语以所谓教育计划，丁大赞许，且甚注意此事，命予速具详细说帖，彼当上之文相国，请其代奏。文祥，满人，时方入相，权力极伟也。……此条陈上后两阅月，丁抚自苏驰函告予，谓文相国丁内艰，……文祥居丧不三月，亦相继为古人矣。予之目的怀之十年，不得一试，才见萌蘖，遽遇严霜。”

后人多据此定我国留学思想最早是在 1868 年（即丁升任之年）由容闳提出来的。姜锋：《旧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》一文（载 1962 年 8 月 23 日《文汇报》）和钱炳寰：《容闳》（中华书局 1963 年版）一书，是力主这种说法的。

此说与史实多有不合。第一，文祥“入相”并不在丁日昌升任之前，也非“时方入相”，而在三年以后的 1871 年；第二，文祥丁母忧”也不是“两阅月”后，而在第二年即 1869 年；第三，文祥并非“居丧不三月”“相继为古人”，而是亡于丁忧后的第七年，即 1876 年。以上三点动摇了容说的可靠性。况且，这个所谓派遣留学生的“教育计划”至今不见于同时代的有关人物的记载。所以，定我国留学思想开始于此时此人，是不科学的。

顺便指出，《詹天佑与中国铁路》（徐启恒、李希泌著，上海出版社 1978 年版）一书把文祥换成了曾国藩，说因曾国藩丁忧而使容闳“教育计划”搁浅，更加悖谬不通。因为曾国藩丁母忧是咸丰二年，丁父忧是咸丰七年，其它时间，尤其从 1867 年至 1872 年卒止，其间任事从未间断，根

本谈不到“丁忧”“搁浅”的问题。看来该书作者已经发现容说的破绽，却又竭力弥补，给历史作了一次大胆的换头手术，不幸，非但没能维护容说的实在性，反而进一步暴露了容说的不可靠。

据可靠记载，我国留学思想出现于 1863 年，当时拣选知县桂文灿和总理衙门大臣奕訢在奏折及其批答中，论说了派遣留学生对国家自强的作用，不过因条件尚未成熟，没能付诸实践(《筹办夷务始末》同治朝，卷 15，第 32 页)。但那确实是我国关于留学问题的初次酝酿和讨论，是近代留学事业的先声。

我们认为，一般地提出留学思想与具体地倡议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不是同一含义。而后者才是 1870 年由容闳提出的。

二、留学监督共有几任几人

首次赴美留学时，清政府设学监管理其事。《西学东渐记》记叙了三任四监督，他们是监督陈兰彬、区谔良、吴嘉善；副监督容闳。此与官方记载不同。

《李文忠公全书·译署函稿·论出洋幼童应分别裁撤函》依次数说了四任五监督，他们是监督陈兰彬、区谔良、容增样、吴嘉善；副监督容闳。可见容闳的记叙遗漏了容增样一任。

三、关于留学监督吴嘉善何时就任

吴嘉善(字子登)，是首次赴美留学活动中倒行逆施，疯狂破坏，终使留学半途而废的最后一届监督。《西学东渐记》既称吴为“留学界之大敌”，又说他于 1876 年(光绪二年)秋间任职。在后人著述中，《近代中国留学史》(舒新城著，中华书局民国廿二年版)、《詹天佑与中国铁路》等书；《旧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》、《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》(齐文颖撰，载 1979 年 1 月 22 日《人民日报》)等文均沿袭此说。

此说意味着吴嘉善任留学监督达五年之外，似乎这个“留学界之大敌”，对自己“视为离经叛道”之举的留学活动颇为宽容。这非但与情理相悖违，而且与史实相抵牾。查《李文忠公全书·朋僚函稿》，从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二日《复区海峰容莼甫函》和光绪四年八月十五日《复陈荔秋宗丞函》可知：1877 年和 1878 年吴尚未任监督。从光绪六年四月初二日《复陈荔秋星使》函可知：1880 年吴已经任监督。如此，可推出吴任职的

大致时间在 1978 至 1880 年之间。又据《光绪七年二月初六日出使美日秘国大臣陈兰彬摺》说：“光绪五年三月……容增祥丁忧回籍”，而吴继其任，因此吴的任职肯定在 1879 年，即光绪五年三月以后。

四、关于留学生籍贯的范围

首次赴美留学生来源比较狭窄，但北方人并非没有。《旧中国第一批官费学生》一文断言“北方人一个也没有”，不知有何依据。

详查 120 名留学生籍贯，不难发现有：“王锦堂，山东济宁府人”一条。“山东济宁府人”当然是北方人。我认为：可以说“北方人只有一名”；不应说：“北方人一个也没有。”

五、关于同治十三年四月在美留学生人数

《李文忠公全书·朋僚函稿》卷十四同治十三年四月初二日《复李雨亭制军》函称：“已去九十人”。实误。

按首次留美学生共分四批，每批皆 30 名。李鸿章发此函时，仅派出前两批。第三批定于同治十三年(1874 年)十月初九日出洋，发函时尚未出国。故这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只能是 60 人。

六、关于第四批留学生人数

1875 年清政府按原计划派出第四批留学生。《中国近代史事日记》(吉林师大编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)记道：“第四批官学生四十名赴美留学”。与时人所撰《徐愚斋自叙年谱》所记分毫不差。二者均误。

后者作为时人所记，本不应有此错误。细考《年谱》附录的留学生名单，所写仍为三十人，符合实际。推析原因，当是《年谱》的事项栏笔误在先，《中国近代史事日记》疏于考核，引误在后。

七、关于留学归国人数

《西学东渐记》一书写此次留学结果时说：“此百二十名之学生，遂皆于一八八一年凄然回国”。后来《詹天佑生平事略》(王金职著)和《詹天佑与国铁路》等书，所述人数与容书相同。

依据《光绪十一年三月初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)：

“该学生等先后赴美肄业。除因事故撤回及在洋病故二十六外，其余九

十四日名均于光绪七年分作三批回华”。

可以确切得知：回国人数为九十四名。舒新城著《中国近代留学史》更以确凿根据，进一步证实归国人数绝非 120 人，留学生没有全部归国。篇幅所限，此处不引原文。

提出以上诸端，供治近代史者参考。

(本文发表于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80 年增刊，署名文义。)



★中国留学生事务所